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巳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逋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于定軍興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即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即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宏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匿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既卒黃皓專政而國亡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

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既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衆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

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强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積

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弇州山人續稾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荊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兖見臨川與聖院僧惠通圖印形為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

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幷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閒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閒者尚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刱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

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此

又尚書禹貢荆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尚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

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于首聯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荆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考核兩漢壽之名同地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遂改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

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傅字衍吳志漢末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琯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尚知駮正然徒勞筆疊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即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尚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遂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

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亡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尚議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郜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郜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郜修本書張嶷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本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翫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待亾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詭說以避咎也維之于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

今傷之其下文皆盛毀雜之言盛倭人子孫言固難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義那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興與林心爲韻與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間襍二韻於其間而身則

仍與濱眞文爲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爲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卽位終之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

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即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畯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即五人作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庱亭庚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庱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强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

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

廟遠存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廟在漢尚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

王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閒北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即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閒皆嶄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即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尚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猪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察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遣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察戰一人至皓時又受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變人張布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

石青白色刻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亾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于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抄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旃蒙協

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
璽文曰吳眞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
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沇
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
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
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
刊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
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
故于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丙申月正革元
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

大司空朝臣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葢其所兼之虛銜耳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

子喬即謂養子喬陳壽既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即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元文

周瑜子允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允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摧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

吳書則數允之罪但有酗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允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此若但以酗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子而以酗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襲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之處皆在吳即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葢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强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

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强而策幷江東也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

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云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荆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爲據荆不但爲拒曹黃龍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敘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付權之下歷敘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而尚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遷於京口而鎮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爲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爲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

古書可信者將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爲居秣陵地也其下敘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敘次甚分明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獻帝不果遂爲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守荆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迎帝未發爲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

平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并
圖蜀著著爭先寘後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
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荆州借劉
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
爲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
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
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
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

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并謝承見妃嬪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本傳之書皆未有則三史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卽晉書傅元傳云元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元卒于晉武帝時所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恒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

其下

孫策襲袁術

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案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亦恐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改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訛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

治賊黜賊

治賊當作冶冶賊東冶之賊也黝賊賊黝亦作黟黟縣之賊也

黎斐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亾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善所引於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

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冦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敘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古書傳鈔鏤刻脫誤旣多又每爲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

吳會

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此謂吳與會稽也孫韶傳注孫河從策平定吳會亦謂二郡今人竟以爲吳中之稱會字如字讀不讀若膾援唐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爲證皆非也

張溫黨暨豔

張溫傳溫聘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既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之有司下令云云將軍駱統表理溫云云案權之下令歷數溫罪但言其交結

暨豔在豫章聞曹丕來不出兵責恩署置等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亦是借題影射駱統申理亦只就權所責者辨之而已共約千餘言不及其美蜀政也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妙但其上文但言使蜀而還所謂稱美蜀政者絕不敘及則突然而出又嫌著語無根意其語已失傳故耳殷禮吳之名賢而終不大用亦爲溫累耳暨字在質韻者集韻云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陶宗儀云音結但暨豔事並見溫及陸遜兩傳中裴松之兩

處皆無音則宋元人所音不知何據

陸遜用火攻

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愚謂遜仍用周瑜火攻之策此地多山林險阻待其傍嚴依樹結營既密然後用之連營愈多燒毀愈易遜久有成算而其上書於權及所以告諸將者略不宣洩機事密故能成功也但此法只可用之赤壁巫峽耳平原非所宜至後世銃礮起而火器又爲之一變且并用

之以破城矣

劉廙

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之案魏志劉廙南陽安衆人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景之州里前輩也

斯姓

賀齊傳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御覽作期但廣韻斯字注中正引此文

杙塹

賀齊傳黟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

齊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案二戈字新安志皆作弋據水經注上戈字當作杙下戈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妛人見下有戈妛改之斬字新安志作塹是當從之塹下山字衍文緣道之下御覽有道成二字

山越

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旣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案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畏服云云致吳所有者揚荆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旣不來我

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楊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歛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恒以此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楊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楊之黟歙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楊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

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見囚執見慈傳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都尉治歙縣蓋吳人徙此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勤山及烏聊山黟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之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

德州渡河涯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鳬山以至旌德皆自東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疊嶂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歷間開路碑蓋自古爲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乙未則從荆溪過東壩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宣三國時爲賊所據也此在吳爲心腹之疾故張温傳權謂温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蜀而陳壽於賀全等傳評云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蓋山越之爲害如此

後漢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此可見宣歙間在後漢爲蠻夷與外間隔絕不通至三國而頑梗如故此吳人所以重勞經營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然則山越歷六朝至唐爲害未息

三國疆域

三國但有紀傳無志餘姑勿論惟是地理建置不可無考毗陵洪亮吉作三國疆域考予未見姑就通典

所列參以本志并萬氏補表攷之如左

魏志夏侯元傳云司馬宣王報元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劉馥等傳評云自漢季以來刺史總部從宋本攷俗作歛非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案秦雖無刺史亦有監御史卽刺史之意至漢刺史雖居無常治然亦未嘗無說見宋博傳詳前第十六卷其云後轉更爲官司正指漢末方鎮而言與劉馥等傳評合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揚州益州涼州幷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兖青徐涼秦冀幽幷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兖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杜佑避唐代宗諱也兖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

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

東漢司隸所轄既有宏農京兆馮翊扶風故不別置雍州魏人蓋仍其舊而郡又別置雍州其置當在建安中操統事後觀魏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則可見矣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爲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荆揚青徐幽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

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荆揚非魏地但帶言之而其有司又有雍則顯然但雍州始置旣不載於續漢郡國志而魏志本紀又遺之且漢人但名司隸魏人則又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起於此觀杜恕上疏云兗豫司冀又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無患今兗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云云是也又攷荀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以爲不可遂止其後建安十八年遂詔幷十四州復爲九州見太祖紀梁習傳幷土新附習領幷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幷

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幷州彼時又嘗幷涼于雍
即上所引張旣傳是也餘所幷三州則無考建置沿
革事之大者本紀宜詳書之今各紀於省幷分置之
郡甚多而省幷分置之州僅一見亦不詳恐多漏郎
如通典置泰州事本紀無之則可見齊王芳嘉平五
年云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
還復不可勝紀則其不載者多矣
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而荆揚正吳地魏不得有之
特緣邊有鎮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
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

荆揚一不數荆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
秦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兖州青
州并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
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
得益州一全州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荆
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
杜佑所云郢州未詳誤見下文若幽州之東北境則
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為司馬懿所滅
蜀後主傳於降晉後注引王隱蜀記但有戶口數無
郡國縣道數吳三嗣主傳於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

秋則曰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案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荆揚交三州及吳自置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俟再考晉陽秋郡四十三太平御覽引作三十三考晉書武帝紀作四十三御覽誤也至三國所得漢郡與其所增置并省之郡備詳晉書地理志而晉書於此等處每多游詞未知確否是以告未可據

沈約宋書州郡志敘首言三國鼎跱吳得漢之揚荆

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謂冀幽幷兗青徐豫凉及司隸也此特言其大畧不如予今所考爲得說詳後南史篇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晉書一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建興中過江祖納薦隱爲史官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以謗免黜歸家後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年七十餘卒虞預則有晉書凡四十餘卷預亦在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晉從桓溫平蜀又從入關平洛出爲長沙太守以贓爲溫檻車徵之含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中卒晉陽秋成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關君門戶事時盛年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寫兩定本寄慕

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于遼東得之以相攷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干寶則有晉紀自宣帝訖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鄧粲則有元明紀凡十篇謝沈則有晉書凡三十餘卷康帝時爲太學博士嘗爲何充庾亮蔡謨所薦庾冰亦稱之習鑿齒則有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凡五十四卷其意以晉繼漢不繼魏故爲此書徐廣則有晉紀義熙初爲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倏爲疇古宜勑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于是勑廣撰集義熙十二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年過八十宋元嘉二年卒三朝者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也郗紹則有晉中興書高平人數以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自徐廣以上八家並見

今晉書八十二卷而廣又與郗紹俱見南史三十三卷其後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凡百一十卷見南齊書高逸傳又見南史隱逸傳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采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梁沈約亦作晉書百一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夫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錄未全固必須改作卽沈約在臧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臧書亾佚猶未足深惜若榮緒既勒成司馬氏一代事迹各

體具備卷帙繁富諒有可觀即以番世有何不可觀縈緒卷數比徐廣以上八家或倍之或參倍之則知其爲東西晉之全史乃唐貞觀中房元齡奏令狐德棻重修晉書德棻爲先進其類例既多所諏定而河東人敬播又同定之其餘則預柬者凡十有八人其撰此書見新唐書一百二卷及一百九十八卷于是遂號其書爲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竟廢吾爲榮緒憤之

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就其本傳考之則盛之卒似桓溫尚在溫死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

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佚者尚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爲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爲正惜其爲唐人所壓遂致失傳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十八年詔改撰晉書房元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攷元齡傳云奏取八人則一十二字衍新唐書蓋仍誤本舊唐書而未及正也

舊唐李淳風傳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

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

何超晉書音義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衡爲之序胡及宋史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

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雜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亾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莨甫吞景予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一條何在唐初尙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板無何氏音義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